

如果评选2017年“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的现实案例，比特币——以及区块链和虚拟货币——的票数应该不会太低，这个很少有人真正能说清楚是什么的东西，在2017年价格从三位数涨到了五位数，尤其是在2017年的最后一个月里抢占了全球媒体的财经版头条，与它的市值比起来，“是什么”的问题似乎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维塔利克·布捷林，以太坊创始人 来源：flickr

俄罗斯由此发现了新大陆。

从各种角度来说，这次改变都可谓恰逢其时：一方面，在早期野蛮生长的黄金时间过去以后，虚拟货币的发展已经从最初小圈子的游戏，逐渐变成了建立在低电价基础上的、名为算力实为规模和财力的比拼，另一方面，在起初几年里凭借强大供应链和制造业基础而抢占了七成国际虚拟货币市场份额的中国同行们，因为中国政府

而人少资源多的俄罗斯最不缺的，大概就是闲置地和低价电。

8月，普京的网络监察顾问马利尼切夫名下一家以“矿工”为名，主要经营首次代币发行（即ICO，通过首次发行虚拟货币向投资人融资的过程，中国央行已宣布这一业务属于非法行为）的公司宣布向以太币投入一亿美元；列宁格勒州州长德罗兹登科也邀请虚拟货币“矿工”入驻列宁格勒核电站附近，希望以此将当地多余电力转化为产能。

在全球范围内，俄罗斯资本已经开始打造自己的挖矿供应链，打算在短期内迅速取代中国人的业内地位。

2018年1月，俄罗斯财政部公布新规，支持正式交易所接受包括比特币和以太币在内的虚拟加密货币——尽管俄罗斯央行对此提出反对，导致这项新规命运如何尚未最终确定，但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改变自上而下，推动虚拟货币发展的力量直接来自高层。



虚拟货币 来源：视觉中国

对于俄罗斯而言，2017年在外交上无疑是充满失望的一年，期待特朗普就任后能够很快放松甚至解除美国对俄制裁的愿望已经彻底落空，在欧洲的游说——无论是水面上的还是水面下的——也仍未取得什么实际成果，看起来，制裁短期内仍难以通过外交手段解决，素以匿名性高著称的虚拟货币看上去的确是一个可能的方法。

而与俄罗斯一头扎进虚拟货币生意同时，还有另一些国家已经开始试图借用虚拟货

币渠道应对制裁——委内瑞拉发行了以石油为基础的“Petro”虚拟货币，试图吸引国外投资，朝鲜则被指正在派遣黑客偷窃数字现金并用于黑市交易。2017年3月曝光的一个案例当中，一家注册于瑞典的投资公司已经成功应用比特币绕开了针对伊朗的金融制裁。今年1月1日《金融时报》的一则报道说，普京的头号经济顾问谢尔盖·格拉济耶夫在一次内部会议上透露

俄罗斯正打算创建自己的虚拟货币“数字卢布”，“由此我们可以与我们身在世界任何地方的谈判对手结清款项，而无需考虑制裁”。



日本数字货币交易所coincheck遭遇黑客攻击 来源：Facebook

1月26日，日本最大的交易平台Coincheck遭到黑客攻击，失窃金额近五亿美元，紧接着，Facebook宣布将从2月1日起禁止“与误导或欺骗性技术相关的广告”，虚拟货币投资也在其列。1月30日，韩国正式禁止虚拟货币的匿名交易。2月初，中印两国几乎同时表态称打算出台更严格的限制措施，同期美欧市场传来的则是一系列大型银行拒绝用户使用信用卡购买虚拟币的消息……一次针对虚拟货币的全球“围猎”似乎正在开始。

尽管度过了2月初的谷底时段以后，比特币值开始重新回升，目前已经重回10000美元以上，但本轮惊吓已经足够越来越多的人得出结论，区块链技术的无限前景并不能视为对特定虚拟货币价值的天然担保。在此之前，金融行业关于虚拟货币随时可能面临全面崩溃的警告并非什么新闻。2017年12月，花旗集团在一份报告中说：“虽然不知道中本聪（注：比特币创始人使用的化名）究竟是谁，但他（她）显然不是经济学家。”

如今的事态发展似乎正在验证这种担忧——无论是面对政府还是面对黑客，虚拟货币都表现得欠缺风险抵御能力。